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

臣

謝振定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繆

琪

校對官編修

臣

沈清藻

謄錄監生

臣

郭棟泰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五十五

大學士朱軾撰

循吏傳七

宋

喬維岳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仕周為平輿令入
宋歷知州軍陳洪進納土朝廷議擇能臣闕掌泉州郡

事而維岳以選為通判會仙遊莆田盜起衆至十餘萬攻城城守兵裁三千勢甚急監軍何承矩等欲屠其民燔府庫以遁維岳獨抗議不可承矩乃復堅守既而救至圍解竟活衆人詔褒之擢淮南轉運使淮流水湍運舟多覆或時值涸重載皆卸糧而過網卒緣此為姦維岳始勅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門為設懸以積水水平乃起懸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運舟往來無滯泗州獄掾悞斷囚至死維岳按部

至泗將抵掾罪掾有母年八十餘自訴伏法即母不能
活維岳憫之乃曰它日朝制按問前事者可委罪於轉
運使掾如其言獲免而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
權知楚州及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以維岳為推
官或言維岳在淮南決獄不平有知其事者白其實太
宗尤加賞異京府事繁維岳評處詳敏真宗稱其明幹
及踐祚命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拜給事中知審官院
維岳明習吏事有治劇才故所至著績其後以年衰乞

外特授海州刺史歷蘇壽二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六
論曰馮異之入關中光武敕以平定安集曹彬之下
江南藝祖戒勿妄殺興王之所以覆天下其用心固
如此洪進率衆之民而納土衆之民非嘗有貳心也
以它警而遽議屠戮雖秦政項籍之暴不及此倘非
維岳一言所傷於宋室仁厚之氣豈少哉

周渭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力學值劉鋹據五嶺賦

重政繁渭率鄉人避地零陵阻賊復還則廬舍皆燼矣
遂棄妻子奔道州又為盜所襲乃脫身北走建隆初至
京師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補白馬主簿縣大吏
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
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泣其屬邑由是以渭知
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
屈乾德中通判興州置口砦監軍敖狠縱下為暴渭馳
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遷知棣州殿直傳延翰

為監軍謀作亂走契丹渭聞即擒之械送闕下鞠得寶
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太平興國二年擢廣南
轉運副使吏民送者遮道初渭走中原時其妻莫荃及
二子皆留恭城荃年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
久困者今逢難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以給朝夕及開
寶三年廣南平至是而渭始歸則二子皆已畢娶矣凡
歷二十六年時人以為美談渭到官即奏除劉鋹時稅
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屬有事交趾主將無功敗

卒二人先逸至邕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復移書交趾諭以威信交趾應時入貢在嶺南六年徙知揚州累遷益州轉運使坐從子累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將復召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貧不能葬上憫之賻錢十萬以其子建平為乘氏主簿

論曰漢孝武時罔密文峻吏道雜而多端故太史稱非武健嚴酷不能勝任有激乎其言之也渭數用斬

擊可謂武健然嚴而不酷者以生道殺之也宋以寬
大開國而除鋹苛賦必待於渭詩曰維桑與梓必共
敬止渭之北厥桑梓者大矣

張綸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倜儻任氣以殿直從討王均
於蜀寇數百已降復叛使綸擊之綸報曰此窮寇急之
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從之果降辰州洞蠻常內寇以
綸知辰州綸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及綸去州曹

瑋表留之不可蠻復擾乃復徙為辰豐等州安撫使蠻
則復定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綸奏
除通秦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
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百
餘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
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於高郵
北築漕河隄旁錮鉅石為十礎以泄橫流凡二百里秦
州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海濤冒民田綸議

修復論者難之恐濤患息而潦患興綸曰濤之患十九
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不亦可乎凡三表請自臨役
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
州刺史歷秦瀛滄乾潁川刺史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
除害為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多道死歎曰
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
其不能自存者

論曰淮徐地窪而泰尤居下游海口宜使深通故修

海堰論者慮以致潦然潦之為害水消即田復海潮
所冒田數歲廢故綸以為潦患小而濤患大也自大
河南徙淮既挾黃而多淤淮黃出海之處復有海堰
則洪澤常苦水泛是以明潘季馴為四十里天然減
水壩以殺洪澤之漲今之六壩是也壩所減水實漫
高郵興化以達於海勢不能無淹浸若於六壩之下
出海之上各為廣疏川渠以走漫流斯潦患亦減矣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太平興國間始置榷場於靜戎軍以允則典其事其後累遷知潭州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斂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而民輸茶始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而定茶以十三斤半為制民大便秘之湖湘多山田可藝粟民惰不耕允則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

盡墾值饑發廩賤糶又募饑民隸軍籍得萬人頃之轉
運使欲發所募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因益戍
是啓邊患也且兵皆新募未任出戍不聽陳堯叟上其
治狀上召對歎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
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又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
皆入保而水不乏且斲冰以代砲契丹解去上復召勞
曰頃有言濬井葺屋為勞民者及契丹至始知善為備
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陳短於武藝不

足以當邊劇上曰卿第為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久之擢河北安撫知雄州時河北既罷兵而允則治壘不輟契丹主以為嫌其相曰李安撫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曰甫通好不即完治恐它日頽圯因廢邊守患不可測上以為然始築闕城以護甕城屬之大城又取材西山大為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甃標里閭置廊市邸舍水磴城悉累甃環以溝塹廣闊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

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以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
坑起樓城上為斥堠望可十里允則曰南北已講安用
此命徹樓夷坑而為諸軍園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
垣縱橫其中植之荊棘地以益阻復因治坊巷徙浮圖
於北原上登望乃三十里命境有隙地悉種榆已而榆
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
材耶州有權塲禁通異物而邏獲契丹人所易珉玉帶
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雲翼卒亡入

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即歸卒允則遂斬以徇天禧間徙知鎮潞二州仁宗立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咨詢以是洞知人情訟事無大小一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方略施設後人莫之敢隳至與契丹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允則所裁定云

論曰允則之為治頗以智術濟其才用當在雄時所興舉率以便民也而邊防益固其器幹籌略幾為張詠之亞矣古所稱折衝禦侮之才爪牙干城之選若允則者足以當之

凌策

凌策字子奇宣州涇人世給事州縣策獨厲志好學雍熙二年舉進士累官通判定州李順之亂選官多不樂川陝惟策自陳常涖蜀境諳其俗即命知蜀州先是嶺

南輸香藥郵置萬人負擔抵京師甚以煩役為患及策入為戶部都官乃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役卒止八百人大省轉送之費策為人彊幹後以選代盧之翰任廣州廣英路自吉河至板步二百里盛夏常苦瘴行旅死者十八九策由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曲江人以為便代還知青州薦歷內任復出知揚州屬江淮歲饑盜起使策領淮西東路安撫使洪州水復轉為江南轉運使饒州產金舊時禁商市鬻犯者逮繫滿獄策請

縱民販市官責其算人甚賴之尋知益州策勤吏職處
事精審所至有治迹久之代還真宗嘗謂王旦曰策有
才用治蜀敏而能斷旦曰策性淳質和臨事彊濟上深
然之方加嚮用會病命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拜給事
中權御史中丞逾年疾甚復求知益州遷工部侍郎從
其請天禧二年卒年六十二

論曰盤根別利者功名之士也險易一心者純臣之
節也李順小蠹而選官已縮頸曳踵而不欲前況事

變有十百於是者又安望其能負大重為國分憂哉
策之自請涖蜀志節已見其才績驗白也宜哉

陳貫

陳貫字仲通先相州人徙河陽早歲倜儻數上疏言邊
事及舉進士真宗識其名擢高第累官知衛州涇州督
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親檢覈
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
擢利州路轉運使出職田粟且帥富民計口占粟而發

其餘以賑歲饑及為三司監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
疏徐鮑曹易四水以興屯田後遷刑部郎中直昭文館
知相州還朝卒貫喜談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
貫上言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
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
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
論上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三論其論選將略
謂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窺闕南尺寸地今將帥

大抵用恩澤進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論練兵略謂
禁旅恬於休息久不識戰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為
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偽地之險易彼皆
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又嘗著兵略世多稱之

論曰宋鑒藩鎮之禍萬里遣戍雖無尾大不掉之患
而國勢遂弱古之為兵者同伍之士無非同井之人
故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而情足以相死後世兵
制非古至唐府兵法弛遂以大弊故韓愈與柳公綽

論用土兵其利有三餉饋不煩運輓一也鄉里自相
愛護二也形勢素屬諳委三也貫議練兵意與愈同
蘇軾之定軍制於歷代利病略備矣至措置之規所
見猶未及此

陳希亮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人幼孤好學年十六兄使治息錢
希亮召諸貸者悉焚其券而去從師卒成進士天聖中
知長沙縣僧海印者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

恃勢橫恣民莫敢正視希亮捕置諸法一縣大聳徙鄠
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
罪腆叩頭願自新乃戒而捨之卒為善吏有巫歲斂民
財以祭詭言不祭即有火災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
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遷太常
博士父老送之無不泣下後除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
塔火官欲更造時陝西方用兵希亮請以其費餽軍詔
罷其役久之上欲以為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

人希亮一問得實元吉自驚仆死坐是為御史所劾辭
連諸掾吏希亮乃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期
年京西盜起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備希
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合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
殿侍雷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將入境希亮勒兵拒之
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
拜請死吏皆欲斬甲希亮獨治為暴者十餘人而使甲
捕盜自贖初有言華陰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者詔

徙元族百餘口於房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
知使誠有之元終不顧家也況此其疎屬乎密奏釋之
其後代還復請郡自效出為宿州希亮為人清勁寡欲
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
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
嚴而不殘皇祐元年移滑州入對仁宗勞之曰知卿疾
惡無懲沈氏子事及滑河溢希亮發禁兵捍之自廬於
當決處吏民更諫堅卧不動水亦竟去人比之王尊云

是歲宛句盜起仁宗以為憂詎吏才於執政執政未及對仁宗遽曰朕得之矣即以希亮為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復以希亮為安撫轉運使先是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三十萬石號折役米米以故翔貴希亮至除之且表其弊旁郡遂得竝除久之徙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嘗以謀叛誅餘不反者數百人悉遷於廬常自疑一日有竊入府舍將不利於希亮者希亮獲之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

或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累遷判三司戶部勾院三司簿書自天禧以來積滯者以百萬計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勾決殆盡復以請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役兵周元叛希亮聞即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見其輕出意色閒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所苦顧命一老兵押什葉縣需後令既而令曰諸已自首皆無罪顧首謀者誰也衆不敢隱因得元遂斬以

徇餘遣赴役如初轉京東轉運使上章請老移知鳳翔
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適歲儉希亮發
十二萬石以貸貧民及秋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聞
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享以客禮使者驕甚縱其徒
壞傳舍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始希亮判三司時嘗
接伴契丹使知使者暴皆譯教之痛繩譯以法使者不
敢動至是復使持符告譯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
即斬若使者至羅拜庭下命坐於廊飲食之護出其境

無一人譁者英宗立遷太常少卿求去不已出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年六十四卒

論曰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希亮之奮揚猛起遇事風生可謂勇矣迹其折姦靖亂智略閒整故當時以比王尊然至於機決密理希亮殆猶過之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為政興利除害整有條理知平陽縣時鄰邑有逸囚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彼不意

我至易敗也亟往毋使散漫且為害尉既出復遣徼巡
兵踵其後悉獲之徙知忠州窮治畜蠱大革其俗以考
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亂土曠民稀議者欲廢為
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
乃按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疏三陂一渠
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轉相浸灌四方之民來
者雲布尚寬復為計口授田貸錢使買耕牛比三年榛
莽復為膏腴增戶累萬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

三司使包拯言狀仁宗褒焉後徙同宿二州河中神勇
卒苦大校貪虐匿名告變尚寬焚之曰妄言耳已而奏
黜大校分諸卒隸他營晏若無事尚寬去唐後中山高
賦繼之益作陂堰募兩河流民使耕作田日加闢戶日
益衆朝廷推功尚寬以為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
農卿卒

論曰冉子以政事之才稱於孔門所自程效亦曰三
年足民而已尚寬之治唐勸課惟勤遂等烈於召父

其處告匿事尤為善持大體云

仇愈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觀初成進士授邠州司法歷鄧城武陟令屬燕山之役調兵數十萬諸將往往縱卒掠物愈於軍需率先期趣備申嚴約束故餽餽畢給而民不擾調高密丞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有楊蓋者縣猾吏也暴其罪黥之民大悅服及州召攝司錄民萬餘遮邀於道擁以歸解天方寒燃火警守達旦愈由它

道乃得去既而民數千人經向州牙復奪以歸其得民如此萊密間盜起羣黨戒毋犯忿高密以安久之擢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多失告牒銓部亡案籍愬丐者真偽相錯忿既為考覈復責保識遂用為例及劉豫子麟以金兵至民情洶洶忿適以淮西宣撫知廬州統制張琦乘危將驅民南走擁甲士數千突入脅忿左右皆驚潰忿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為動琦等錯愕遽散人心遂定

已而金兵出沒近境愈求援於宣撫司又遣子赴朝告
急救皆不至宣撫司既不能進援遂令焚積聚棄兵退
保於是淮甸喧言朝廷將棄淮士志衰沮適親征詔至
愈乃揭示詔語讀者皆實涕思奮監押閤僅死於賊餘
卒歸愈愈帑竭無以充賞惟引班坐飲食慰勞之然衆
感勵倍於厚犒因募廬壽兵數百以益鄉兵出奇直抵
壽春三戰皆捷敵走渡淮進復壽春俄而麟復至合肥
謀言烏珠為殿人心怖駭會牛臯救至臯素勇所向披

靡敵散復集者三臯副徐慶墜馬臯手剗數人免胄大呼曰我牛臯也嘗四敗烏珠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臯竟掖慶以免初金人圍濠不下乃悉衆向淮東是時張浚視師金陵亦檄愈度宜為棄守計愈以為帥臣任一路之責雖殘破之餘兵食不給然義當死守若委城去使金人遂有淮西治兵艦於巢湖必為朝廷憂力陳不可且以策說浚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春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

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浚雖不用其計然愈竟全數
州以功加徽猷閣待制逾年宣撫司始遣王德來救德
謂其伍曰方事急吾屬無一人渡江者今何面目見仇
公耶德麾下見愈無不以手加額頃之改漵東宣撫使
知明州挫豪強獎良善按治賕吏不少貸歲饑發官儲
損其直民無死徙尋進直學士安撫湖南至則禁盜鑄
趣使歸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加寶文閣學士為
陝西轉運使時秦檜倡和金人歸疆愈力陳非策固辭

不行檜惡其異已落職全州居住及金人復陷所歸郡
邑如愈言復起知平江府愈言於上曰我軍已習戰非
復昔比故劉琦能以少擊衆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
中原可傳檄定上嘉之以言奉祠去積官至左朝散大
夫卒愈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朝議起
之不就平生居官無所附丽初令鄧城邑子范宗尹以
文謁愈許為公輔器及宗尹為相當國愈未嘗私見在
明州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曰二千愈驚曰

吾為郡守費不至此所費既多安得不貪遂止其端方
介特多此類

論曰念在廬以進為守卒完淮甸復壽春以為長江
外障其陳兵計亦昏中肯要其所長則以厚得民心
衆共欣戴故張琦不敢賊劉麟不能破不然以千百
之卒保彈丸之地浮寄孤懸蚍蜉無援亦安能戰勝
守固為國長城哉

李璆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時房州權茶輸逾舊額貧民被繫者以百計及璆知州事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朝議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羣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遂上疏切諫不省及燕平責監英州清溪鎮逾年赦還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宰相方倡紹述之議莫敢以為言璆獨建言請寬之而宦者譚稹坐喪師廢俄將復用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河北無糧軍士洶洶璆復條上十事卒忤大臣意

免官至紹興間乃起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視事
即有相挺為亂者璆捕誅首謀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
內遂安累遷四州安撫制置使三江舊有堰灌田百萬
頃久廢弗修璆率都刺史合力修復大獲其利歲饑發
倉賑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蜀人感之

論曰宋宣和間政蠱於上而兵興於下亂象已成徒
以一時善類斥逐幾盡故正言不得亟聞璆以小臣
獨慨然欲為國家寢兵止亂雪羣正之枉以開大來

之漸忠矣紹興嗣運不復收召羣策以此棄璆於外
不使補闕殿陛之間而僅以吏績顯惜哉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靖康末為安陸令金人入圍
京師規以兵勤王道梗乃還時鎮海節度劉延慶為金
人所殺所部祝進王在去為寇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
老請規攝守事再拒却之建炎初事聞即以規知德安
府又連破李孝義張世楊進董平諸賊卒完德安擢鎮

撫使其後李橫來攻造天橋填壕鼓譟臨城規帥軍民
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
振橫遣使求得妓女即罷軍規不許諸將皆曰圍城七
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出焚天橋助以火牛須臾皆盡橫
拔砦去遷泇江安撫使知池州尋改廬州辭疾丐祠復
起知德安府及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時金人隨
即敗盟而規到官輒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未數旬聚

粟數萬斛比都城留守劉錡行過順昌金人已南下規
即迎錡入同為死守計與錡登城區畫布設粗畢而金
遊騎已薄城矣既而金龍虎大王提重兵踵至規躬擐
甲胄與錡督戰金稍引退復以步兵蹙之於河死者甚
衆規曰敵鋒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
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及烏珠至錡用其策果劫中
其若尋加安撫使年七十卒規好賑施家無贏財嘗為
女求婢得一婢甚閒雅詢之則雲夢舊家女也即輟女

奩嫁之聞者感泣守德安時條上屯田事宜倣古之制
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詔下其法於諸鎮又嘗著有攻
守方略自紹興來文臣有威聲者惟規而已功名與諸
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

論曰順昌戰捷時朱弁猶羈使館其後南歸乃曰於
時金人輒見加禮可知是役金人實受大創矣史氏
歸功於錡然非規先事綢繆錡亦安恃以守況夜劫
之謀實出於規乎昔天寶之亂許遠嘗請張巡同守

睢陽雙忠之名耀於古今規請劉錡同守順昌卒破
大敵聲績當不在許遠下矣

程迥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家於沙隨靖康之亂徙餘姚年十
五丁内外艱孤貧飄泊二十餘始知讀書時高宗南渡
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因以考德問業焉隆興初成
進士唐肅宗時德興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因
掠女去女隱忍十餘年卒能及盜盡誅其黨剗肝心以

祭其父兄迴為縣丞乃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
得其正者也表為英孝程烈女擢知進賢縣有子愬母
輒私賣田者母年七十猶坐獄吏斷需母死服闋理為
已分迴駁之曰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
與元咺發也諸侯於命大夫猶若此況子於母乃使坐
獄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在律別籍
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
其母一朝費盡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何至預期母死

又開它日爭訟之端抑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民饑或愬於府云有私與商賈為販者以故穀貴府檄禁之迥即報曰力田之人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商賈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申論再三得請乃已縣既苦水而郡蠲賦至薄迥力論之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

矣乃悉蠲之有婦人傭身以養姑姑感婦孝每受食輒以手加額仰天祝之其子為人牧牛亦裹飯以餉祖母迴廉知之白於郡給以錢粟調上饒縣減倍賦革斛面米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郡督經制錢急迴曰斯乃古除陌之類其數又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頃之奉祠寓番陽之蕭寺有程祥者客亡妻度氏質奩具以育子久而資竭或勸之醮度氏曰子幼若事他人不

得撫是子豈不負良人乎不聽迴聞之走告於守月給以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無不感激悛悔暇則賓禮賢士或進子弟之秀者為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皆表之以勵風俗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官至朝奉郎卒所著述極富朱子稱之以為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

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

論曰迴以儒者試政仁心宣露要其大端則薄斂以
厚生慎刑以弼教樹風聲以廉頑陳詩書以勸善而
尤於天理民彝之所關者峻為之防古之所以風俗
還淳道不出此不知治術者或反目此為迂遠其蔽
乃生於學術心術匪獨政事之失也

顏師魯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十二年進士調番禺

興化簿懷安丞歷知寧德莆田福清縣興水利平市糴
常平使鄭伯熊以治行薦於朝陳俊卿尤器重之薦可
大用累遷國子丞淳熙四年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
青無光師魯陞辭極論之謂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
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由省悟上韙其言除
浙西常平使歲鹽百鉅萬本錢多不給師魯出帑緡盡
償宿負區畫悉當鹽政清肅七年除直秘閣召赴行在
上疏論浙西圍築之弊語及權倖復奏民有墾田未授

租者但當正其租不宜治以盜種法失邵農本意著為
令由監察御史為司成規約甚肅治已立誠率以身教
諸生除吏部侍郎會太上皇升遐洪邁請號世祖師魯
率禮官上議謂太上中興與光武不同邁議遂屈遣使
金不辱命而歸在銓曹守法惟謹請託不行尋除吏部
尚書兼東宮侍讀師魯感激知遇謂生平讀書今得豫
講席當不負所學光宗即位首陳正始之說上嘉納之
上疏乞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泉州大郡舶貨所通

官吏巡城搜稅無虛日師魯至首戢之行平易之政以誠率下水旱齋禱必應永春上供銀例預借於民安溪縣職官田及逃亡產稅皆責民補納師魯悉停免之振興學校葺洛陽橋去之日泉人如失慈母卒年七十有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嘗曰窮通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爵漳浦郡侯謚定肅孫者仲頤仲俱賢而有宦績頤仲官至吏部尚書與師魯享年又同時人異之

論曰師魯端重直方在朝多昌言非徒以吏績見也
然觀其歷官所至子諒公誠而出之以坦易便民之
政無不修舉尤可為涖民者之法漢黃霸魯恭劉矩
卓茂諸人皆位至三公而列之循吏者紀其優也師
魯之道未大行於朝而循聲懋著故列於魯卓之後
云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紹興中成

進士再調建德主簿使民自實其戶而賦役平爭訟息
萬安縣大侵清之以縣丞奉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
接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
過三十里以內耳外鄉之民勢難遠來受米老幼必有
餒死者今大户閉糴意欲窺利我若有政則大户得錢
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
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民甚利賴發運使史正
志按部至境將拘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正志心敬之欲

薦諸朝清之貽以書曰畸零之賦皆州縣侵削於民法
所當禁所謂羨餘也始者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求
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善籌
經費以佐國家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清之不
敢以玷知人之鑒尋擢宜黃令龔茂良周必大薦之孝
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媮願陛下廣
覽兼聽并謀合智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
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改

太常主簿丁內艱闋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軍籍多
偽清之使各自實而正之其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
則出贅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
不葬而畀諸火清之昏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
至則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闕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
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梏吏姦擾戶長費
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厨傳
以事常平刑獄二使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

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所以事上官惟究
心所職無負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為勤哉身自常
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已
而郡計漸裕民力稍紓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
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勉以事親睦族教子
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義質
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為衰息又以
士風未振每因月朔具酒肴與諸生輸情論學設疑問

以觀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學者日衆則
增築臨蒸精舍以居之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
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確
然有可舉而措之之實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囑所厚
臺臣論罷之光宗立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
政諭國事諸生往問疾不廢講論語及時艱孜孜歎息
若任其責者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
此遂卒初清之旣舉進士復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

子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張栻呂伯恭皆與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每展閱手澤潛然交頤厚於族衆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族隨力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爭財於豫章見清之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

論曰清之之政委折周詳牧民者倣其條理而施設之何憂不治雖然非心乎國心乎民誠意有所不至

則徒法未有能自行者也且其所與諸生講論者非常磋切於師友間確有心得亦安能遽祝之曰類我類我哉學優登仕聖有明訓有心於輔世理民者惡可以無素業耶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子乾道中成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沈像於江有顯者欲得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

守會僚屬諭意德明曰太守為天子守土未聞以地與人者守為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吾老矣可以道徇人乎固辭後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見囑者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簿以為至感會德明行縣簿為置酒觴豆甚設德明怒曰一簿耳而侈若是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若遣將馳

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
宣布威信所部晏然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嘗
手植三柏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
朱子及程氏諸書暇即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
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吾自始仕至為郡惟用三
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論曰直道而行夫子之治法也三代之盛以此而已

乾之動也直故人之生也亦直本無偏曲後世乃以
巧智鑿之斯治所以不古若也德明受業朱子其為
政而知所執要也固宜

許應龍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嘉定初成進士累官太學
博士時李全時青等來附應龍入對有莽蜂是懲養虎
遺害之說後果如所言三遷宗學博士理宗立應龍首
勸正心以為治平本遷著作郎出知潮州盜陳三搶起

贛州而鍾全亦挺亂出沒閩廣間勢熾甚應龍亟調禁卒水軍扼要害明間諜斷橋開塹斬木塞涂復激諭民兵以各保鄉廬全妻子由是鄉保相繼以捷聞及統領官齊敏帥師至潮應龍為策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擒矣敏從之未幾諸寇皆平始人疑應龍儒者不諳軍事及見其區畫詳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扞城保民職也何功之云州獠與禁兵鬪應龍平決之皆感悅至相率鳴缶

擊銅跕踵詣謝及端平初召為禮部郎官闔郡攀送入對上勞之應龍頓首曰臣治州幸免曠職皆陛下德化所暨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何如耳累遷權右侍郎直學士院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上稱善應龍謝因曰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而陛下體貌大臣要當兩盡其美上納之其後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奉祠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潮州之治最可

紀

論曰應龍之談兵具中機宜及至功成不居庶幾勞謙君子者矣其論進退大臣而能推廣上心以全終始之誼所裨於國體者尤多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中第授松滋尉請行推排法以捄經界不正之弊令以委洽洽令民自實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改

袁州司理參軍獄有盜黠甚累訊莫能折會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詞氣懇惻訟者感悟黠盜聞之亦自款服守以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其情乃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巨蠹也嘗干於倉吏不獲故以此誣之洽度守意銳未可嬰乃密計廩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廩虛也今校廩入已豐於昔是都吏之言誑也君必不忍受都吏之誑以

籍無罪之家守悟為罷都吏而釋倉吏調知永新縣嘗
聞獄中榜聲廉之則獄吏受賕乘間訊囚使自誣服也
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曰以上於郡黥之湖南鄔寇作亂
與縣接壤民大恐洽聞即單車出邑佐寓士交諫勿聽
遂按行境上遍見隅官土豪訪利害而約結之咸得其
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其後通判池
州有張德修者誤蹴人致死獄吏誣以故殺洽疑之請
再鞫守不聽會旱洽乃言於提點常平袁甫曰史冊以

來往往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今旱安知非由德修
事乎甫為閱疑狀德修遂得減死洽復請蠲征稅緩催
科以召和氣三日果大雨民甚悅頃之丐祠及袁甫提
點江東刑獄以白鹿書院寢廢招洽為長洽嘗事朱子
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安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
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沒於豪右者復之學
興即謝病去端平初以大臣薦召赴都堂辭上將以為
說書復固辭嘉熙元年致仕卒年七十七洽學博而皆

究其指歸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勇不可奪居閒
不言朝廷事或有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
進用士大夫直言得失則喜見顏色一時名流皆敬慕
之

論曰昔季路以折獄聞非惟明決過人亦要本於忠
信洽之聽理誠意懇到至使手足全恩而無情者遂
不得盡其辭豈但長於聽斷已哉其為人勇於從義
亦有季路之風可謂朱門政事之選者已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中舉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富陽簡謁之遂師事焉富陽多賈民不知學自簡至士風丕振改紹興司理獄事必親端默以聽務得其平帥府怒一吏命鞠之簡白吏無罪帥命追鞠其平日事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無罪必擿往事實之法簡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會朱子為浙東常平使者乃薦諸朝其後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

聞其言至有泣下者二少年為民害簡閉諸獄徐諭以
禍福皆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化之以訟為恥夜無盜
警路不拾遺呼曰楊父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趙汝
愚敗簡上書訟其忠遭斥子祠嘉定九年寧宗更化簡
以著作佐郎轉對所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
北境傳誦為之涕泣累遷將作少監入對與上往復漏
過八刻上目送之頃以所陳不行丐外出知溫州前罷
妓籍尊敬賢士有私嗇數百為羣過境內者分司不白

郡輒檄巡尉捕之簡聞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乃建旗巡尉庭下劊手兩行夾立守盛服升西序數其罪命斬之僚吏交進為致悔罪意久乃得釋而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畫像事之及遷駕部員外郎傾城老稚扶擁出祖簡入見上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斯善政盡舉弊政

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
賢久任為言再遷將作監是時金大饑中原民來歸者
日以千萬計邊吏臨淮射之簡威然曰得土地易得人
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歸慈父顧
靳斗升而逆殺之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
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予祠及寶慶中詔入見辭
簡雖家居朝廷敬其名德官階屢進至寶謨閣學士太
中大夫致仕卒簡之論治嘗以為最急者五其次八一

曰謹擇左右大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職三曰罷
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
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一曰募兵屯田
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
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諸無名之賦而禁羣飲五曰
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各擇邑里之
士教之教成使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經
熟議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

邪說簡之志如此

論曰白鹿洞之講諸生無不悚然垂涕者簡與諸生
言亦至灑涕其師生間誠意之感人者多矣簡門人
錢時史亦稱其論議宏偉指擿痛決云簡之憫惻中
土遺民與諸葛亮所謂國家威力未振使赤子困於
豺狼之吻者同一用心其區畫治道亦已詳矣不究
所施徒使其績效之驗白者限於郡縣惜哉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中登進士調吳縣尉不受豪勢尋攝縣及攝長洲華亭二縣皆有聲改提領官田所抗言不便不聽累擢史館檢閱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時宮中建內道場震又請勿度僧道使其徒老死即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上怒降三秩逐之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朱子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官置此倉行之既久民困於納息人皆以朱子故不敢議震曰朱

子本法設之自民非官置也且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
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揅其弊耶乃別買田六
百畝以其租入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出
息郡多淫祠至祀以太牢震以為非法言諸司禁絕之
俗有向神自嬰桎梏或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即召使
自狀其罪其人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故
告神以免罪耳杖之郡守賈蕃世者似道從子也驕縱
不法震數與爭是非蕃世積不堪劾之解官撫州饑起

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即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而後入視州事既乃修朱子祠制社稷祭器復風雷祀教種麥禁競渡勅軍營五百架善政畢舉擢提舉常平先是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

粟給所收家全活至衆又平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
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
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囚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
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富人亦怨為
御史中丞陳堅所劾遂奉祠去及賈似道罷相以宗正
寺簿召將以為監察御史內戚畏其直沮之移浙東提
舉常平兼福王府長史震曰朝制外任雖蕃王得言之
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法壞自臣始堅不拜長史

命進宗正少卿亦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
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
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
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論曰社倉之法朱子行之至便也而廣德乃受其弊
以為置之自官與朱子本法異者固亦致弊之一端
要之掌司不得其人則公廩之實未有不漸入於私
索者也故知人存政舉雖文武之道亦不能以自行

於朱子之社倉又何譏焉

史傳三編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五十六

大學士朱軾撰

循吏傳八

金

王政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

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為功政獨遠巡引退吳王棟摩聞而異之言於太祖使贊軍事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為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為宋守及是人以為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歿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為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為死矣

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為燕京都麴院同
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掌軍貨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
因緣為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鐫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
銖之失吳王棟摩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
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
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伍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
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天

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
薩里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論曰饑民奪食為盜與真盜異急之則亂耳政之賑
饑撫叛皆得其方本之以仁心行之以良法又能惓
惓焉以四知自凜可以為民父母矣

劉煥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尚幼煮
糠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醴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

稍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布薩呼圖克家有條給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呼圖克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於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

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徂於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卧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何緣不用自代州取青與黃四六雜揉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

必欲為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
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
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曰刺史守職奉法
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
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
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
轉運使卒

論曰明儒薛文清有言立法貴在必行法立而不行

則法為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玩至哉言乎蓋居心以寬仁為本而法則必嚴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玩煥用法不避貴勢而其誨民則又諄諄焉相動以天民之畏而愛之也有自來矣抑觀其治事之才又何其剛明而知體要也

元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人天性孝弟操履清慎少嗜學

苦貧無資年十六乃監酒豐州祿食有餘輒市筆札錄書夜誦已乃歎曰志士顧安此耶事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人壽幾何惡可以無聞同腐草木遂謝去講學以卒其業及世祖在潛藩劉秉忠薦之與竇默並辟使侍裕宗講讀後憲宗封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時汪世顯宿兵利州以規蜀世祖乃立從宜府以德輝為使俾調軍食德輝募民入粟散錢幣給鹽券為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軍儲充羨其後卒資以取

蜀中統元年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結死黨造偽鈔
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以忤王文統罷去及文統誅
復起為山西宣慰使勢家籍民為奴者皆按免之且千
人至元元年世祖以太原難治改德輝為總管至則崇
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阜民之政無不修
舉入為右三部尚書皇子安西王鎮關中以為王相德
輝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乃起廬舍疏溝澮募
貧民二千家假以牛種田具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橐

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重慶城守久不下朝廷於
東西川各置行樞密院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
府爭咨方略德輝曰宋已亡矣重慶彈丸地不降何歸
政以公輩利剽殺故懼不來耳公等旣玩寇又復東西
相觀望軍政不一敗在朝夕豈能成功哉未幾瀘川叛
而重慶圍果潰十四年以德輝為西川行樞密院副使
仍兼王相是年遂復瀘州明年再圍重慶踰月拔之紹
興南平夔施思播所在皆下是時東川樞府猶故將也

德輝懲前敗乃請獨軍進圍合州先釋合俘使語州將張珏早自歸又以禮義禍福貽書解譬珏未及報而德輝還郾既而珏死牙校王立代將遣人調事成都德輝獲之復縱歸使諭立如諭珏旨立即使人間至成都請降德輝赴之東川樞府害其來為說以疑之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可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耳且吾所以來非欲攘公之功吾懼公等憤其後服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遂單舸薄城呼立出降安

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以下皆家繪祀之十七年以為安西行省左丞是年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討之兵且壓境德輝馳使止之而遣人諭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者耶其人明信即詣德輝降上以其地為順元路後有譖德輝受鬼國馬千數者上曰德輝吾所素知安有是耶年六十三卒蠻夷聞之哭之如私親王立親為衰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而播州民亦立廟祠之

論曰德輝之機權幹理於事無不辦者豈彼降才實多哉當其憤發學業時所以增益其不能者殆不可誣至全合州一城之命其見事明赴機勇而積慮處心一出於仁元史稱巴延平宗不妄屠戮以比曹彬若德輝之過亂略固當不在巴延下矣

程思廉

程思廉字介甫東勝州人性剛正疾惡用太保劉秉忠薦給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平章哈坦行省河南署為

都事丞相史天澤尤器之天澤規取襄樊使任轉餉餉多露積一夕暴雨思廉安卧不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騷動衆必驚疑或致它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韙之累遷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哈瑪特繫獄阿哈瑪特之黨巧為機穽思廉處之泰然卒不能害其後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行至彰德聞兩河饑而吏徵租益急欲蠲之有司請需奏報思廉曰若然民不堪命矣即馳檄罷徵已果得請至元二十年河

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絕河止之思廉曰
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
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上亦不之罪也衛輝
懷孟大水城不沒者數板思廉露宿督修堤防水不為
害所賑貸全活者尤衆衛人德之二十六年初立雲南
行御史臺以思廉為之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明示
以禍福毋使自外蠻酋皆懾服雲南舊雖有校而禮教
不興思廉力振起之由是有向學問禮者成宗立除河

東山西廉訪使亦多惠政思廉數任風憲言事剴切嘗
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
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卹往
返數百里不憚勞於家族尤盡恩意好獎拔人物或譏
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為善矣卒年六
十二謚敬肅

論曰君道之大莫先於尚賢人心之公莫良於好善
得賢而用之大有所以元亨也見善而資之不齊所

以成德也思廉之獎拔人物其設心與龐統正相類
然統絀於百里而思廉所至皆有治蹟幹理雖殊要
為賢者若其亮直之概尤不媿古人風節云

烏克遜澤

烏克遜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爾古部因以為
氏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一切求諸己不事章句才幹
過人元帥索多將下兵闕越與語奇之辟元帥府提控
及收福州進拔興化索多怒其民從陳瓚應張世傑將

屠之澤獨屢諫不聽乃復前說曰世傑方急攻泉州比
我定興化整兵而南泉州且失守莫若縱興化遺民使
南走扇動之世傑將膽落而遁是我不戰而完泉州也
索多喜從之民得脫者甚衆世傑聞興化破果解圍去
明年攻潮州潮備禦甚固澤獨曰潮不時下以外壘為
援故也剪其外壘潮必覆矣乃分兵破一大壘餘壘皆
潰二旬而潮拔未幾宋亡福建立行省以索多行參知
政事而以澤為都事從入朝乃命知興化軍賞其善謀

也俄改興化為路即命以澤行總管府事民爭歌舞迎
候曰使君實生我吾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興化新殘
於兵革澤下令掩其鬻骼收其流離有棄子者置慈幼
曹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少竄名卒伍多為暴官吏慮激
變莫敢詰問澤悉除其名按誅其尤無良者貪暴始戢
先是郡民之從陳瓚戰死者吏將籍其產業澤曰國家
至仁誅止陳瓚奈何累及平民乃為令曰民不幸誅誤
從陳瓚誅及鬪死無後者其田廬貲產並給其族姻有

司無所與吏不能逆事得已當江南未定時所在民相什伍自保衛及時平行省議籍為兵民志洵洵澤獨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建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後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約蘇穆爾貪縱誅求無厭使者旁午隨處置獄民以考掠死者載道其使至永州澤戒吏善供帳豐酒食順適其意間以利害曉之使者感愧不敢發其毒

一郡獲安是歲寶慶武岡盜起澤輒討平之所俘獲簡
出其誑誤者百餘人上書止誅首惡餘悉減死丞相僧
格建議考校錢穀天下騷動澤歎息曰民不堪命矣即
自上計無毫釐羨約蘓穆爾怒繫之且寘之死明年僧格敗
約蘇穆爾伏誅乃得釋其後從征海南有功授廣西兩
江道宣慰副使兩江荒遠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
二章以漸為教民遵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
力徼外蠻數為寇緣徼阨塞布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

水墾田築八壩以節瀦洩田熟穀稔邊民利賴擢海北海南廉訪使視事三月民輸租五百石澤歎曰事君者先事後食吾蒞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數年一布袍妻子朴素無華其所守如此潮齧雷州陂塘農以為病澤因行視見其西北廣衍平袤乃曰三溪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於是浚故湖築大堤壩三溪瀦之為斗門七堤

竭六以節其贏耗醜渠二十有四別為牘設守視者以時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濱海廣島竝為膏土民歌之曰畝鹵為田兮宣慰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澇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平日有德於閩閩人安之以母老求歸養歲餘母歿澤哀慟不自勝以毀卒

論曰唐褒君素宗獎韓通豈不以其忠於所事乎陳瓚之節固興王所當錄之以為人臣勸者況於從瓚

之民亦復何罪耶澤之諫索多陳義當必出此及其
不聽乃干以軍策全其民命委曲以行吾仁設心一
何摯耶其論以儉養廉以廉養德尤牧民者所當科
律奉之者已

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天資穎悟讀書史識成敗大體
尤負直氣至元中為南京府使河北饑民數萬集河上
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皆洶洶天璋慮生變白

總管聽其渡遂以無事後為中臺掾主文奏有侍御史
負贓罪御史將發之未及奏先為所譖御史與天璋俱
出繫內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惟一
女心憐之聞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怒曰死
職義也奈何為兒女子泣耶御史慚謝頃之見原丞相
順德王當國擢中書掾事有可否必力辨王常從其議
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大德四年遷工部主事蔚州
劉帥豪奪民田天璋承機往訊歸田於民而帥亦屈服

武宗立尚書省以為刑部郎中是時盜賊充斥廷議犯者并家屬咸衣之青衣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乃止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獄果不寃皇慶初出為歸德知府課農興學修弭河患擒緝盜賊商旅流通遷浙西廉訪副使閱月以更田制改饒州路總管聽民自實事無苛擾版籍為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天璋獨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卒無所得所

屬以饑告天璋即令發廩吏持不可天璋曰待請而後賑民且死矣我任其罪不以累諸君也遂發之其臨事無所顧慮多此類以治行第一擢廣東廉訪使尋乞致事天歷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將行人見其老止之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常恐弗獲死所敢避難乎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值穀踊貴下令勿損其直聽民自便未幾舟車爭集米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天璋列二十事凡萬餘言目

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自引去既歸以餘祿施族黨家無甌儲處之晏如至順二年卒謚正獻

論曰史稱天璋讀書史識成敗大體宜乎比老列事而皆中於時病也當其叱御史時身不過掾吏已奮不顧命義形於色及至嬰鑠老翁猶然強起以濟艱難庶幾蹇蹇匪躬之節者已

段直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二年北方盜賊充斥

直聚鄉黨結壘自保世祖命將略地過晉城直以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為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籍其田廬寄頓於親戚鄰戶約曰本主至析而歸之逃民聞即來還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它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為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學者不數年學之士

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朝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論曰。為政本無它奇。不富不教。則民卒流亡。而鄰於禽獸。反是以行吾政。小而試之一州一邑。蒙其澤而充其道。雖堯舜猶病之矣。直之招亡興教立法。頗具以此。揀時亂離。福厥桑梓。有足多焉。

楊景行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人。延祐二年成進士。授會昌。

判官會昌民汲於河不知井飲多致疾癘覆屋率用茅
茨常有火災景行始教民穿井陶瓦二患俱息百姓德
之又按治其豪之干政害民者乃創學舍禮師儒斥腴
田以膳士絃誦之聲遂盛調永新判官奉檄覈租除剗
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再遷為宜黃令理冤獄之久
滯者數十事擢撫州推官金溪民陶甲家厚積而性兇
險嘗持縣短長陷其長吏由是官吏畏之莫敢舉法陶
益橫橫於一郡景行至痛繩以法徙之五百里有豪僧

發塚取財為奸事覺景行急按之動以賄不聽賂當道
撼以危語不顧卒治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轉
歸安令治蹟如判永新時景行所歷皆有惠政所去民
為立石頌之後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
卒

論曰下泉之詩蓋為恩澤及於莠民而反遺乎善類
而作也故列泉以浸蕭是周之衰也若陰雨而膏苗
則卍伯之政也夫莠稗不芟則嘉禾不茂莠民不去

則善類不安景行之治撫正取諸此

林興祖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成進士稍遷知鉛山州鉛山多造偽鈔者而吳友文為之魁友文奸黠悍鷙既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輩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民罹其害莫敢訴興祖至則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榜禁偽造而立格募民首告俄有獲偽造二人并贓以告者興祖鞠之

急友文自至官為營救遂并執之須臾訴友文者百有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研之獄立具因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至正八年遷道州路總管行方及城而撞賊已尾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喇特穆爾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去興祖即夜往留之哈喇特穆爾曰翼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具者乃可破賊興祖許之還入視事即以恩信貸商鈔而取郡樓舊桐版為盾日中皆具哈喇特穆

爾大喜遂留為禦賊計然賊聞新總管一夕具五百盾以為大軍且至已中夜遁去矣永明縣峒徭屢竊發興祖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考課為天下最以年老致仕終於家

論曰興祖以明法鋤奸以敏事退賊以廉聲服峒徭所至皆治其才操兩有足稱者彼告訐以為能戰勝

以為勇計取術馭以為智者成效反有所不逮故知
治道之長不在彼而在此

周自强

周自强字剛善新喻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
擇為吏秦定間廣西徭反自强往說以禍福中其要害
徭酋立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超宣慰司都事後知義
烏縣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為刻深凡訟訴一見即
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為援經典反復開譬

悔悟則原其罪惟迷謬怙惡然後繩之以法民畏且愛
獄訟頓息民間稅籍多失實自強履畝覈之民不能欺
文簿井井由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部使者舉廉能選
知金溪縣政績愈著以江州路總管致仕卒於家

論曰虞廷命刑歸於欽恤孔門論獄要於哀矜豈不
以無知之民陷於罪辟良由教化不明故耶自強姑
惟教之勿庸殺之有矜恤之心焉其引譬必本於經
又何恂恂儒者氣象耶

王艮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初辟為吏值朝制復立諸市舶司行省買舊船以付舶商費省而易集且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實用艮策也後為兩浙都轉運鹽使經歷時鹽使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衆咸沮之艮獨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耶且浙右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

移其所賦散於商賈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復有排前議者艮固爭之至欲謝職去丞相聞乃留艮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官糧之入海運者十萬石自城至海歲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緣是為虐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艮言曰運戶既受官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入運其弊遂除運船敗於風者法當覈實乃除其數丈移咨勘動經數歲運戶往往破家

良閱牘即除之所除糧凡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後遷浙江行省檢校官有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請立官糾追者中書省行下行省遣良驗視良乃條陳曲折以破其誣且曰彼欲竦朝廷之聽以報宿怨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培養根本之策哉事以得寢復擢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有惠政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年七十一卒

論曰鹽之為利管氏資以富齊故自漢武權之世遂

汭為永制其產於解池者水自凝結是為顆鹽若山東兩淮浙閩之產則煮而後成是為末鹽惟四川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而煮之地產雖殊要為國利雖然竭澤者無魚赭山者無獸留餘於民然後國得取盈焉至於海運之行蓋因元時河漕不能直抵京師又不得不輓東南之粟以寶輦下故世祖從巴延之請而行是策較諸河漕利害相半萬頃汪洋無淺滯之患揚帆破浪無撐撐之煩南風發運而北風歸舟

無銜尾相壅經冬阻凍之弊然而波濤之險什伯於
河渠一有淪溺則舵師水工百不全一此又不若河
漕之為安至若押運監臨之官出納收支之吏弊竇
多端難可究詰則河與海一也艮之治鹽漕概以厚
下為心實得為國生財之要道史稱其讀書務致用
豈虛哉

按達拉

按達拉字瑞之阿爾斯蘭之孫也通經史能習諸國語累

官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遷襄陽路值山西大飢河南
行省慮流民入境為變檄按達拉守武關按達拉驗為
良民輒聽度闊關吏曰得無非上官意乎按達拉曰吾
防姦耳非讐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既又為粥以食
之所活萬計襄陽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築堤護之遂以
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總管益俗頗悍黠而按達拉務
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刼人賊久捕不獲按達拉生擒
之賊黨布賄反誣按達拉以枉勘而縱其賊已而賊刼

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按達拉之誣始白是時親王瑪努鎮益都府屬病民按達拉每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年七十卒

論曰古者諸侯雖有分土而無分民故齊桓以伯主猶申遏糴之禁誠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所為建侯樹長皆以為民也秦漢以下司牧之官初非世守而反過生畛域東鄰苦荒西鄰遏糴甚至拒闕以絕其生路如元河南行省之為彼越境求生者獨非有元之

赤子歟何忍而能舍之至於此極也嚴譏察而聽度
關按達拉於是為能仁矣

盧琦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至正二年成進士稍遷知永春縣
始至賑饑僅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蠲權鐵之無徵者
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丈
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入邑境盜望見迎拜曰此
永春大夫耶為大夫民者何幸之大吾邑長乃以暴毒

驅我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皆投及請縛酋以自贖琦許之
首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
饑死者相枕藉稍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勸
諸浮屠及大家分食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
山賊數萬將襲永春琦召民諭曰若等能戰則與之戰
不能則我獨死之衆皆曰使君父母也吾儕赤子安忍
以君舅賊耶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琦率以攻賊無不踴躍
爭奮遂大破之翌日賊傾巢至又連破之大小三

十餘戰斬獲以千計而邑民竟無一人傷者賊遂遁去
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惟永春晏然若承平後改知
寧德縣以法

論曰孟子有言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
有能濟者也琦之得民如此所謂以衆志為城郭雖
折箠而威於戈矛制挺而銛於鋒刃矣此實百戰百
勝之術孫吳之所未及講者也

史傳三編卷五十六